

往事如昨

穿越烽火的歌

王功良

—
2001年国庆节前夕，烟台举办市直机关单位歌咏比赛，整个国庆活动还包括抗战故事演讲、历史图片展览和宣传爱岗敬业模范人物等。

那时，我在烟台市国税局教育科工作，负责组织参加这项活动。分管领导对我说：“名次是次要的，这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”

开始筹备时，听说烟台市地税局组织了规模不小的合唱团，很有夺冠气势。我们局制订了“两手抓”的计划：一是组织好合唱比赛，二是发掘宣传国税系统的先进模范，让今天的榜样与历史精神形成呼应。

比赛要求每个单位唱两首歌：一首抗战歌曲，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。我们选了《保卫黄河》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为了唱出效果，也为了让更多人受到教育，我们从市局机关、市直分局、开发区局、保税港区局、芝罘局、福山局、牟平局等抽调人员，组成了一个120人的合唱团。

每周五下午集中排练一次，其他时间各单位自己放伴奏带练习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合唱难度大，由芝罘区国税局的高磊领唱。她多次在省市级歌唱比赛中获过奖，是我们局的文艺骨干。

组织这么多人排练不是简单的事。大家分散在各处，平时税收工作也忙，抽调人手相当困难。排练时，调音响、练指挥、排队形、分声部配合……样样都得仔细磨合。让人感动的是，当排练厅里响起《保卫黄河》那熟悉的旋律——“风在吼！马在叫！黄河在咆哮！”那些平时或严肃或随和的税务人员，神情立刻庄重起来。歌曲仿佛把大家带回到烽火连天、救亡图存的年代，肩头似乎也感到了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。

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，中华儿女没有退缩，“一呼同志逾十万，高唱战歌齐从军！”正是这种热爱祖国、不畏强敌的民族气节，激励着

国人与凶残的侵略者殊死战斗。这种精神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歌颂。

—
歌咏比赛在原烟台市展览馆广场举行。傍晚时分，广场上聚集了很多纳凉的市民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从志愿者手里领取小红旗。当第一声嘹亮的歌声响起，整个广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。《大刀进行曲》——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吼声响亮；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——“向前向前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节奏铿锵；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游击队之歌》……一首首带着硝烟气息、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歌曲，震撼着每个人的心。观众挥舞着小红旗，跟着大声唱起来。歌声汇成一片海洋，汹涌澎湃，仿佛把人拉回到战争年代，让人忍不住想拿起武器，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。这次比赛，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都获得了一等奖。演出结束时，天色已

黑。五彩的灯光照在演员和观众身上，给这安宁祥和的夜晚增添了一份温暖。

我曾是一名军人，听过唱过很多战歌，感受尤为真切。今年五月底，我和战友开车走在东北蜿蜒的G331国道上，当地朋友林永刚指着窗外说：“看，这就是当年东北抗联战士走过的路！”他声音低沉有力：“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，烧杀抢掠。要是没有杨靖宇、赵尚志，没有全民族拼命抵抗，国早就亡了！哪里还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？”

路边，有一块朴素的东北抗联纪念石碑，旁边是鄂伦春族护林员住的两间板房。我们停下车，怀着深深的敬意，采了一束青翠的松枝，轻轻放在碑前，深深鞠躬。那一刻，仿佛有凛冽的寒风吹过天空，杨靖宇将军高大的身影如在眼前，他创作的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也如在耳畔……

这些穿越烽火岁月的歌声啊，像不灭的火炬，依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

谈古论今

王家窑

于建章

牟平城南不远处的金龙山下有一个村庄，名叫王家窑，顾名思义，这个村庄是以烧窑而得名的。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这样记载：明初，王姓由“小云南”迁此建村，以烧砖瓦窑为业，得名王家窑。

然而，据村里很多老人讲，这个说法未必准确。明初“小云南”王姓本来是迁到牟平城里的南关村落户，数年后才有四名长辈王姓迁到了城南不远的金龙山下。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南关村王姓的认可，至今南关村还有十几户与王家窑是一支上的王姓人家。

因为金龙山的泥土黏合性较好，适合烧制砖瓦，迁来的这四户王姓人家便在山下建起了窑洞，专门烧制砖瓦。随着时间的流转，王家的窑业技术日益提高，产品质量好，销路覆盖胶东半岛。特别是修建寺庙、大户人家盖房，都喜欢用牟平王家的窑制品。其间，这四位王姓人家开花结果，后代繁衍旺盛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四十多户的村庄。至明朝中后期，他们给村取名“王家窑”村。

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这个村子有百多户王姓人家。但在那时，王家窑村的窑厂已然成为历史。笔者走访时，村里78岁老人王照汉指着金龙山下一片果园说，这里就是当年的窑场，并排有六口大窑洞，主要烧制砖瓦等建筑产品，由于时局动荡，制窑业才逐渐衰落并消失的。

改革开放后，陆陆续续有初、李、孙等姓迁入王家窑村，但全村王姓仍占百分之九十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王家窑村兴起缝制鞋垫热，村里妇女把剩余的布头，利用缝纫机制作成大人小孩花色齐全的鞋垫，然后拿到烟台市区的海防营市场上卖，很受市场欢迎。同一时期，男人们专营屠宰业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收猪宰猪，牟平市场上的猪肉，大部分都是王家窑村屠户提供的。王家窑村成了有名的鞋垫、屠宰专业村，他们的庭院经济曾在全县推广。

随着屠宰市场的规范，至本世纪初，村里宰猪户全部消失。女性不再以缝制鞋垫为业，开始了多种经营，家庭收入稳步提高，但是缝制鞋垫的传统没有消失。闲暇之余，勤快的女子仍然会给亲朋好友或者自家人缝制精美的鞋垫。

樟木箱里说流年

孙光

—
一阵热闹的锣鼓声打破了居住小区的宁静。我出门一看，原来是隔壁楼的一家在给孩子办喜事。只见几辆挂红绸、贴鲜花的“宝马”轿车停在楼下，众人簇拥着新郎、新娘上了楼。随后，新郎的家人从新娘的陪同人员手里接过红包袱、一对红椅子，最后还从车里搬出一只雕刻精美的樟木箱子。

在烟台，新娘出嫁，都要带上上述的嫁妆。樟木箱搬进家，新郎的父亲要用红布包裹的木棍，一边在箱子的四个角敲，一边念叨：“一敲金、二敲银、三敲聚宝盆、敲（巧）媳妇迎进门”，然后将压箱红包放在箱子里女方嫁妆的下面（寓意家底厚实、生活美满）。

回想我和妻子结婚时，她的嫁妆中也有一只樟木箱。筹备结婚时她就告诉我，那是她母亲结婚时的嫁妆。她得意地说：“姐姐结婚时也想要这只樟木箱，俺妈都没舍得给。”看得出，妻子非常喜欢这只樟木箱。

我和妻子是1985年初举办的婚礼。我父母过去都在部队里，那时我家刚搬到烟台

不久，对当地的婚俗不了解，也不讲究。婚礼前，我就想把樟木箱搬到婚房里。虽然单位分的婚房与妻子家同在一条街，相距不过几百米，但纯实木的箱子很重，我还是犯了愁。正赶上妻子的叔叔从乡下老家过来参加婚礼。他找来木棍和绳子，把箱子系好，我俩一前一后把空箱子抬到了婚房里。

我们的婚房只有10平方米，为方便妻子使用，樟木箱子靠床放着。箱子挺大，一个小孩子可以蜷缩在里面。箱子的表面没有任何雕刻及装饰，平整的箱体刷着深红色的漆，经历了岁月的浸染，漆的色泽已经暗淡。箱子的包角、锁头和把手都是铜质的，透过陈年的包浆依稀发出温润的光泽，沉稳而古朴。

过去，樟木箱是居家过日子的宝贝，不仅能防虫防蛀，散发着天然的幽香，还是女主人的“百宝箱”。妻子告诉我，她小时候最喜欢母亲开箱子，准有好事发生。快过年了，母亲从箱子里拿出布票，他们姊妹就有新衣服穿；从箱里拿出钱来，意味他们家多半要请客

或要改善生活。我调侃她：“怪不得你那么喜欢这老箱子，原来从小就和它有感情！”

—
起初，妻子的樟木箱里并无贵重物品。她把自己编织的、我们换季不穿的毛线衣和岳母在她出嫁时亲手缝制的两床绸缎面“喜被”放在里面。结婚时，我家既没有彩礼和压箱钱，也没给她买金首饰，她虽没有抱怨，但我内心还是有些愧疚。日子过得好些时，我先后给她配齐了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她高兴极了，用红布仔细包好放在箱子的最下面。有时，她会从箱子里取出首饰全部戴上，对着镜子自我欣赏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，很少佩戴着外出。

儿子考上高中时，为了方便，我们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。房子在五楼，房间拥挤不堪。我和妻子商量，把樟木箱子先放在楼下小棚里，日后孩子上大学后再搬进来。这一放就是许多年。

直到我们买了新房，装修完定制家具时，妻子催促我把樟木箱子搬过去。我俩来到

小棚，看到箱子完好地放在墙角处，就上前每人提着一个把手往外抬，只听哗啦一声，我俩都怔住了，整个箱子的底板散落了下来。原来，由于半地下的小棚十分潮湿，还进过水，箱子底部的木板已经腐烂。我既痛惜又自责，看到妻子发呆的表情，赶紧安慰她说：“咱找个家具厂，看能不能修复。”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木头烂到这种程度是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。

到了家具厂，我恳求老板把完好的樟木板挑出来，修整后镶嵌进实木衣柜中。家具安装好后，打开衣柜门，一缕淡淡的樟木香气悠然飘来，亦如樟木箱的灵魂尚在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和温暖着我们。

现在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年轻人的婚房都整体设计，装修得时尚、美观、实用，樟木箱的使用功能已经退化，但嫁女送樟木箱的习俗仍是婚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。它不仅仅是一件居家物件，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承，蕴含着父辈对子女深厚的爱意和情感寄托，即便时光老去，也能从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亲情和温暖。